

兒童古今通

安子春秋里面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兒童古今通第一集全書目次

二十四種  
四十四冊

上古神話二冊

上古史話一冊

搜神記神話二冊

詩經童話二冊

禮記童話一冊

列子童話一冊

莊子童話一冊

墨子童話一冊

淮南子童話一冊

韓非子童話一冊

晏子春秋童話一冊

呂氏春秋童話一冊

論語童話一冊

孟子童話一冊

說苑童話二冊

中山先生故事二冊

左傳故事四冊

國策故事二冊

史記故事四冊

前漢書故事二冊

後漢書故事二冊

三國志故事二冊

世說新語故事一冊

百喻經寓言二冊





## 序說

晏子姓晏名嬰，諡平仲，齊國萊山東掖縣人。

他身體很短，見識很廣；歷事靈公、莊公、景公三個荒淫的君主，他都能盡忠極諫。那時齊國雖然衰弱，但靠他的手腕斡旋，卻能相當維持齊國的國際地位。他個人的生活，卻非常簡單，雖然做了齊國的宰相，但非常節儉，完全和平民一般：穿的是很粗的黑布，吃的是脫粟，住的是街市中幾間狹小低溼的老房子，代步的是破舊的棚車，沒用的駑馬。俸祿收入，都救濟了親戚朋友。

晏子春秋是儒家的第一部書，分作七卷：內篇諫上，內

篇諫下，內篇問上，內篇問下，內篇雜上，內篇雜下，外篇  
•至於這部書所以稱爲「春秋」的緣故，因爲從前魯國的史  
記叫春秋，所以後世記載史實的書，也叫春秋。不過，這不  
是晏子親手的著作，卻是晏子死後，他的賓客所紀錄的。

本書編述的取材方面，有幾種標準：（一）適合兒童的心  
理，對於晏子滑稽的詞令，儘量採入。（二）用淺明的白話，  
達深奧的古語。（三）適應時代的背景。片段雖不多，已够兒  
童對於一個能勤儉持身，盡忠極諫，肯負責任，不怕強暴的  
人——晏子，有相當的認識。

今兒童古通晏子春秋童話

目次

弦章死諫

五男子

大旱

三款死罪

愛槐

大臺之役

重履臨朝

社鼠猛狗

崔杼劫盟

一

三

一〇

一六

一〇

八

五

三

一

小雀兒

一九

你不是我的君上

三二

君上到了

三四

獨樂

三九

范昭使齊

四〇

越石父

四三

御者之妻求去

四八

北郭騷

四九

掛牛頭賣馬肉

五四

使狗國進狗門

五五

齊人善盜

五七

今兒童古通晏子春秋童話

△弦章死諫

景公<sup>(二)</sup>一連飲了七日七夜酒，還不肯停止，一切事情，都荒廢着不管。他的臣子弦章<sup>(三)</sup>進諫道：『大王這樣飲了七日七夜的酒，究竟有什麼好處呢？我願大王戒除了吧！——不然，請大王將我殺了！』景公醉醺醺<sup>(三)</sup>的瞇<sup>(四)</sup>着眼睛，對他望了一望；依舊拿起酒杯，不理會他。

晏子這時正爲了公事，也進來見景公。景公素來很敬重他。見他進來，就停杯對他說：「方纔弦章說：『願我戒除了酒；不然，請將他殺了。』我偶然聽他的話，不再飲酒，

那是受他的節制了；不聽呢，又捨不得他的死。這真使我爲難呢！」

|晏子笑道：「好運氣！弦章竟遇見大王這樣仁慈的君主，倘他遇到桀紂<sup>(五)</sup>那樣暴虐的君主，他早死得長久了！」

|景公聽了，醒悟過來，就給弦章謝罪。從此以後就戒酒不飲。

註(一)景公——齊國的國君，名杵臼。

(二)弦章——姓弦名章，齊大夫。

(三)醺丁——醺醺，酒醉的樣子。

(四)瞇——眼睛微閉的樣子。

(五)桀4一廿1紂2又一桀，夏帝履癸的謚·多殺人叫桀·紂，殷帝辛的謚·殘忍叫紂·

### ▲五男子

|景公有五個兒子，請了五個師傅去教導他們·每人都給他一百乘2的車子，非常尊貴·晏子也是其中的一個·

|景公因爲很愛惜兒子們，有一天，將五個師傅都請來相見·先對一個師傅道：『好好的教吧！將來就立你所教的孩子做世子<sup>(三)</sup>·』隨後又對一個師傅道：『好好的教導吧！將來我的位子就傳給你所教的孩子·』……景公同樣的對四個師傅許了願心·他們都非常歡喜，心想將來他的學生做了世

子，傳位做君主，自己就可倚仗教導的功勞，得寵專權。

後來輪到晏子，景公也同樣的對他說了。晏子卻正色辭謝道：『大王叫臣子們負責教導世子們，我們做臣子的那敢不勉勵呢。但是現在大王對五個師傅，都說：『將來就立你所教的做世子。』那是一家中五位世子，都有承繼君位的希望，五個師傅將來也都有做權臣的可能；那就免不了各自去分立黨援，互爭勢力，這就是亡國之道，我卻不敢從命，請大王仔細想想吧！』

註（一）乘。彳／——古時的兵車，駕以四馬，一車叫一乘。春秋戰

國時，說到國力，總以兵車的數目來比較。

(二)世子——諸侯的兒子有承繼君位的資格的叫世子。

### ▲大旱

齊國大旱，過了好久時候。景公非常憂慮，將臣子們召來問道：『天長久不下雨了。五穀<sup>(一)</sup>都不能及時下種，百姓也有饑餓的臉色了。我曾經差人去禱告求卜<sup>(二)</sup>，說是高山深水在那裏作祟<sup>(三)</sup>，所以有這樣的旱。我現在想加收些捐稅，作爲祭告靈山的用途，你們想可以嗎？』

這時許多大臣們，都你看我我看你，一個也不能回對。

晏子看了，心裏很好笑。就上前說：『不可，祭山是無益於事的。我想靈山原是巖石作身子，草木作頭髮的，現在

天長久不下雨，他的頭髮將要曬焦了，他的身子也烤得熱了。  
·難道他獨不想下雨嗎？祭他有什麼用！』

|景公聽了，點點頭道：『那末我想去祭河伯(四)，求雨，  
可以嗎？』

|晏子道：『不可！河伯是水做國家，魚鼈做百姓的；現在天長久不下雨，泉水快要流竭，百川快要乾涸，百姓也將死滅了；難道他獨獨也不想下雨嗎？祭他又有什么用！』

|景公蹙着眉頭道：『那末現在怎樣呢？』

|晏子說：『大王倘能出了宮殿，到外面去和百姓們同受太陽的灼曬，和那靈山河伯一同擔着憂；或者天可憐見，幸

而會下雨呢。」

景公於是領了羣臣出宮，在田野裏起居，曬着那酷熱的太陽，慰問窮苦的百姓們。這樣的到了第二天，天果然下起大雨來，農人們都得及時下種。

註（一）五穀——就是稻、黍、稷、麥、菽。

（二）卜灼——古時要預知事的吉凶，常將龜殼用火一燒，看他裂縫的橫直，來定吉凶，國家並且設有專官，像太卜、卜人之類。

（三）祟——鬼神禍人叫祟，作祟猶言作禍。

（四）河伯——是古時傳說黃河的神。

△三款死罪

|景公叫圍人<sub>(一)</sub>養他所心愛的馬，一天，馬忽然暴斃。景  
公大怒，要支解<sub>(二)</sub>那養馬的人。

這時，晏子正在景公的左右，他見三四個衛士拿了明晃  
晃的刀進來。那圍人已嚇得面色灰白，在一旁戰慄着。晏子  
看了，心裏老大不忍。就一面搖手止住他們不要動手，一面  
有意無意的問景公道：『請問從前堯舜<sub>(三)</sub>支解犯人，不知從  
那一部分開始？』

|景公經晏子一問，一時回答不來，心想堯舜何曾支解過  
罪人，這明明是他故意譏諷我。隨卽醒悟過來，忙向衛士揮

手道：「放了他吧！」

|景公終於可惜馬的死，恨那圉人，隨又叫將圉人監禁在牢裏。|晏子又上前請道：「這事圉人還不曾知道究竟犯了什麼罪而死。我請代大王一款款的宣布他的罪狀，使他知道所犯的罪，然後將他監禁起來。」

|景公說：「好！」

|晏子就很嚴厲的對圉人道：「你的罪有三款：大王差你養馬，你將牠殺了，這是你所犯死罪的第一款。你偏又殺了大王最心愛的馬，是你所犯死罪的第二款。你殺了馬，又叫大王爲了一匹馬而殺人，百姓聽了，必要怨恨我大王；各國

諸侯聽了，必定輕蔑我國家，你想：你殺了大王的馬，卻使大王和百姓積怨，甚至爲鄰國見笑。這尤其是你所犯死罪的第三款。現在你可知罪嗎？就到監獄裏去吧！」

晏子越說越怒，圍人低頭不響。景公一句句聽着很刺心，自己也曉得錯了。就離了座連忙對晏子道：「先生放了他吧！先生放了他吧！不要使我傷了仁慈的心吧！」

註（一）圉——就是養馬的人。

（二）支解——就是將人兩足兩手斷了，是古時的酷刑。

（三）堯舜——堯卽唐堯，舜卽虞舜，是古時聖明的君主。

▲愛槐

景公種了幾株槐樹，特地派吏役小心看守。並且立了一根木頭，掛着一道禁令寫着：『侵犯槐樹的，罰；損傷槐樹的，死。』

一天，一個醉漢走過，沒有知道禁令，竟觸犯了槐樹，吏役就將他捉住。

景公得到吏役的報告，大怒道：『這是第一個犯我的禁令，非將他重重治罪不可！』

醉漢有一個女兒，聽說他父親犯罪捉去。她就急忙趕到晏子家裏，對門上人懇求道：『我有話要和相國（二講，並且很希望來侍候相國。』門上進去報告晏子，晏子聽說很爲驚

異，心想：『我難道喜歡美色嗎？爲什麼這小女子不嫌我年老，要來侍候我呢？——這必有別的緣故。』就叫門上領她進見。

不多時，那女子進來，晏子從堂上望見，暗道：『怪啊！看她臉色很憂愁呢。』就叫她近前，問道：『你爲甚麼這樣憂愁？』

那女子拜了一拜，含淚答道：『君上種了槐樹，懸掛禁令：犯牠的有罰，傷牠的處死。我父親不該吃醉了酒，不留心那禁令，竟觸犯了槐樹，就被吏役捉去治罪。——但是我聽說賢明的君主，立法治國，不減削俸祿<sup>(二)</sup>，不加重刑罰；

並且不爲了私恨妨害公法，不爲了禽獸去傷百姓，不爲了草木去傷禽獸，不爲了野草去傷禾苗。現在我們君上竟爲了槐樹要殺我父親，害我孤獨無依。——這種法令，已經公布於全國了。不過我聽說，勇士不以人多力強來欺凌孤獨的人；明惠的君主，不肯拂逆人民所認爲不錯，來自行其意的。這譬如清理魚鼈一般，只要去了腥臊<sup>(三)</sup>就是。現在君上對人民出令，倘然這種法令，對於國家後世有益的，那末我父親犯法而死，也是當然的；我也應得來替他收尸<sup>(四)</sup>。可是現在這種法令，卻不是這樣的，爲了幾株樹，就加罪我父親。我想這未免壞了察吏治民的法，而害了君上的仁德吧！就是鄰國

聽了，都說我們君上愛樹而賤人，這難道對的嗎？——請相國審察我的話，來裁判我犯禁的父親。——

晏子聽那女子一番訴說，就嘆道：『唉！——你放心！我替你到君上面前去說吧。』隨又差人送她歸去。

第二日早朝的時候，晏子就對景公道：『我聽說搜刮了人民的財力來供我嗜慾，就叫做暴；重視那玩好的東西，使牠和君王一樣的尊嚴，這叫做逆；擅殺那無罪的人，這叫做賊<sup>(五)</sup>。這三件事是治國的大害，現在大王窮民的財力，來裝點飲食的器具，鐘鼓的娛樂，宮室的觀瞻，這實是最大的暴行。重視玩好，掛了愛槐的禁令，使那乘車的疾馳而過，步

行的慌忙趨避，威嚴比之君王，這就是最顯明逆民的事。犯槐樹的有罰，傷槐樹的得死；刑罰不正當，這又是賊民最深的事。——我想大王自有國家以來，對於人民，未見有什麼德行；而這三種害民的政治已經在國裏發見，這恐怕不能治國撫民呢！」

景公聽了晏子的話，深悔自己不該爲了槐樹，引起他的責備。就對他謝道：「沒有先生教訓我，我幾乎得罪國家，得罪百姓；現在承你教我，這是國家的幸福，是百姓的幸福，我受教了！」

晏子出來之後，景公就差人趕快撤回守槐的吏役，取消

傷槐的法令，拔去懸掛禁令的木頭，釋放犯槐的罪人。

註（一）相國——就是宰相，是替君主施行政治的人。

（二）俸——祿——是官吏所得的報酬。

（三）腥——臊——魚肉穢臭的氣味。

（四）收尸——是收殮死屍的意思。

（五）賊——害的意思。

### ▲大臺之役

晏子出使到魯國，當他回國的時候，景公正使人動工起造大臺。這時天氣大寒，工人們非常怨恨，各處都有凍餓的人，人人都怨望晏子，說他不肯替他們在景公面前說話，停

止大臺的工程。

晏子到了京城，向景公覆命，景公請他坐下飲酒，君臣倆非常快樂。晏子隨後立起身來謝道：『大王賜臣飲酒，請聽臣唱一首歌』……

『庶民之言曰：「凍水洗我若之何！太上靡散我若之何！（二）」』

晏子唱罷，喟然長嘆，聲淚俱下。景公見晏子這樣悲傷，心中納罕<sup>(三)</sup>，就勸止他，問道：『先生！爲什麼這樣？難道爲了我起造大臺的事嗎？那我就叫他們立刻停止就是，先生不要傷心吧！』

晏子聽了，收淚再拜，却一句話也沒有，便匆匆出去，逕到大臺，拿着木杖，鞭責那些不用力的工人。並且厲聲說道：「我們小人，尙且都有房屋來避風雨燥溼；現在君王叫你們造一個臺，你們卻不用心的替他快快的造成，這是什麼道理！」

可憐工人們已是凍餓得有冤無處訴，不想晏子不但不替他們說話，反來督責催趕。於是國人都說晏子助了景公來暴虐百姓。大家愈加怨恨他。

晏子從大臺回來，還沒有到家；那景公已下緊急命令，趕緊停止工程。傳命令的車子飛馳而過，吏役們也狂奔着。

後來仲尼<sup>(四)</sup>聽到這件事，非常贊嘆道：『古時候做臣子的，有好的聲名，就歸到君王；有什麼災禍，卻歸到自己。進去，勸諫他君王的不善；出來，卻竭力稱譽他君王的仁義。所以雖然他侍候很惰很壞的君王，也能使他治理國家，信服諸侯，在他自己呢，卻又不敢自居其功。當得起這樣的，只有晏子呢！』

註(一)太上——指景公。靡散——是沒有散給的意思。天寒凍餓，希望景公去救濟，所以怨而作歌。

(二)喟。ㄎㄨㄟ——嘆氣的聲音。

(三)納罕。ㄉㄢ——意中所料不到的叫納罕。

(四) 仲尼——孔子的字。

▲重履臨朝

|景公命魯國(二)的工人特別定做一雙鞋子，用黃金的鍊條  
做鞋帶，再用白銀來裝飾鞋面，四周綴着珍珠，鞋頭上鑲着  
美玉；長一尺，在冬天穿了去臨朝聽政。

這天，晏子進來朝見，景公起身迎接，不想因為穿的鞋  
子太重了，祇能略略的將足一舉，不能開步；隨卽欠身坐下  
'，搭趣(三)着問道：『今天冷嗎？』

晏子早看見景公的鞋子，就回答道：『大王爲什麼問起  
天冷呢？——我聽說從前聖人做衣服，冬天要取他輕而暖，

夏天要取他輕而涼，大王在冬天穿了這樣金銀珠玉裝飾的鞋子，那自然格外來得冷了。並且鞋太重了，不能自由運動，使得兩隻腳不能勝任，這未免爲了貴重華美而失了生活的意味了。所以我說這完全是魯工不知寒暖的節度，輕重的分量，以致妨害正當的生活，這是他第一款的罪；制作不合常度的服飾，爲諸侯見笑，是他第二款的罪；耗費金錢，毫無益處，引起百姓的怨恨，是他第三款的罪。敢請大王將他拘來，交官廳去審判！

景公想不到穿了一雙鞋子，卻引出晏子許多大道理來，正懊悔不該穿牠；後來聽晏子說要治魯工的罪，心裏又可憐

他，就懇晏子看他苦，饒了他，不要問罪。

|晏子卻毅然答道：『不可！——我聽說苦了身子，去做善事，那就得重賞；倘然苦了身子，去爲非作歹，那就犯了重罪。』

|景公聽了不答，晏子也就走出。立刻令吏役捉拏魯工，又着人押送出境，永遠不準他再入境。

|景公聽得這樣一辯，心裏很慚愧，就脫了那雙珍貴華麗的鞋子，不再去穿牠。

註（一）魯：今國名，在今山東省西南部和江蘇省的北部一帶

地方。

(二) 搭趙戶——是難爲情說話勉強敷衍的樣子。

### ▲社鼠猛狗

景公問晏子道：『治國是什麼事最須擔憂？』

晏子說：『最可擔憂的是社鼠。』

景公聽着很怪，追問道：『爲什麼呢？』

晏子說：『社是裏面排列直木的泥牆，老鼠們就躲在那裏，不容易捕殺牠們。因爲你如用火去薰，恐怕燒了裏面的木；用水去灌呢，又恐怕沖壞了牆。老鼠們終於不能捕殺，就是因爲要顧全那社的緣故。一個國家，也有這種情形。就是君主左右親近的人，也彷彿和社鼠一般。裏面呢，在君主

面前隱善蔽惡；外面呢，在百姓身上倚勢弄權。不去懲戒呢，他們就肆無忌憚的暴亂着；要是懲戒呢，他們卻是君主親信的人，有君主保護着。——這就是國家的社鼠咧！

|景公點頭稱是，晏子繼續說：『有一個賣酒的，地方布置得非常整齊，器具收拾得非常清潔，門口飄着很長的酒旗。但是，沒有人來買他的酒。』他很疑惑去問鄰里的人。有一個人對他說：『你的狗非常兇惡。有人提了酒壺來買酒，你的狗就迎頭亂咬。替你回絕買賣，所以你的酒不能出賣，就得酸咧。』一個國家，也有這樣的惡狗，就是那當權用事的人。倘有才能的人，想來進見君王，那當權的人，恐

怕他得用了，自己要失勢，就對他迎頭亂咬，不使他進見，這便是國家的惡狗呢。——左右親近的人是社鼠，當權用事的人是惡狗，做君主的那得不壅蔽，國家那得不擔憂呢？

### ▲崔杼劫盟

|崔杼既然殺了莊公<sup>(二)</sup>，擁立景公，就和慶封<sup>(三)</sup>兩人同掌國事。他恐怕衆人不服，就將許多將軍、大夫和顯士、庶人等強迫邀來，聚集在太宮的壇場上，逼令他們立誓訂盟。

他又造了一個二丈多高的壇，壇外用兵士團團的圍着。來盟的均須卸除佩劍進去，獨有晏子帶劍直入，崔杼也奈何他不得。

|崔杼看人都齊了，就上壇厲聲宣告說：『今天有膽敢不肯立盟的，戟就鉤他的頸，劍就刺他的心！並須自己立誓說：「倘然不助崔、慶而助公室，當受不祥。」說話不快，指頭砍三下不及血的，應死！』

將軍、大夫們，見崔杼這樣的暴戾，想起故主莊公的被殺，一個個怒氣填胸，都不肯和他盟誓。崔杼大怒，就陸續的殺了七個人。

輪到晏子了，他很從容的捧了一杯血，頭仰着天，長嘆一聲發誓道：『啊！崔子無道，殺他君上，倘有不助公室而助崔、慶的，當受不祥！』說罷，就低着頭用指頭蘸血塗口。

崔杼聽晏子立誓，有意反抗，氣憤極了。——轉念一想，晏子是齊國的賢大夫，須得籠絡他。就對他說道：「你倘變換你的話，我和你共有齊國；否則，戟，就在你的頸；劍，就在你的心！請你細細去想吧！」

晏子毫不遲疑的答道：「用刀來強劫我，我就喪失我的志氣，不算勇！用利來誘惑我，我就背叛我的君主，不算義！唉！崔子！你難道沒有學過詩嗎？詩說：『莫莫葛纍，施於條枚；愷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』（四）現在我難道可以回心屈服了來求福嗎？你儘用曲的戟，直的劍，來鈎我刺我吧！我總不改變我的話了！」